



紫栢老人集卷之八

憨山德清閱

題

題金剛經塔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我聞以迄信受奉行一畫至於一字一字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於一經鱗鱗曳曳宛轉橫斜靜對之如遠水孤峰流觀之則長空鴈序及其標塔標佛忽然妙合則七寶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關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爲基不生用處爲用世尊未說是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鑿大師且從其註脚
悟入而今此塔當機電掣豈無毒眼漢見鞭影而馳
乎螺燈父子刻施是經余竊有囑累昔有堅持此經
者江風敗舟經遂漂墮意其竟入龍宮矣一日其妻
浣於溪畔見羣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燈毬怪而
撥之羣螺旣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者等
彼羣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思議公案也

題東坡禪喜集

此集或以文章奇之無乃略神駿而取玄黃乎殊不
知作者力在自性宗通以不傳之妙拋擲於語言三
昧尻脊無常聖凡生殺譬夫夜光在盤宛轉流利雖
智如神禹曷能測其向方哉

題雪山半偈捨身卷

聖人一言天地卒難以覆載蓋大道所在耳身爲大
患此男子能於千巖萬壑冰雪之間捐大患而貨半
偈非至明至勇者乎

題普陀大士示現卷

拜者不至大士現身豈因至者我至身現豈關菩薩
反復觀察合現無地於無地中海山霞生妙容慈肅
見者淚滴海水可枯此淚無竭作是念人普門頓入

耳擲波間眼聞鯨吼水陸空行圓通自在樂既無根
苦非有蒂

題師子林紀勝集

師子林記紫栢道人得於吳門沈伯宏齋中嗚呼師
子林榛莽久矣狐兔成羣白日青天作諸妖孽師子
貪睡不管今此集一出師子鼻孔竟爲之牽痛矣痛
則醒醒則吼請問現前大衆且道師子正吼時這一
隊狐兔向何處着落能薦此師子林一旦恢復許渠
來林中蹴踏自在去

題包生所刻楞伽經

此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爲根熟菩薩
直明識體全真頓成智用故佛於楞伽山說經者蓋
山高峻下臨大海傍絕門戶惟得神通者堪通之乃
表心地法門非修證可能往耳楞伽此言不可往若
然者則一切衆生終不可往耶雖然境不自境由心
故境心不自心由境故心境不自境境不可得心不
自心心亦不可得心境既不可得則智山無待覺海
無邊不動脚跟早登楞伽之頂纔生心想頓入如來
之藏矣僧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岩頭問僧誰起
滅凡讀此經者果於岩頭句下別有轉身始來與老

漢商量此經未晚

題坡翁文字禪

東坡老賊以文字爲綠林出沒於峰前路口荆棘叢
中窩弓藥箭無處不藏專候殺人不眨眼索性漢一
觸其機刀箭齊發尸橫血濺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
賊不是賊試辨驗看若辨得管取從來攔路石沸湯
滾雪

題趙生畫扇

霧勢昏曉山形有無且不可以心測又豈可以筆墨
盡哉然墨光之初心路之始必有主人存焉故達者
知雲霧昏曉無常卽例山形等耳然後筆筆墨墨橫
拖豎抹意之所到筆之所隨主客升降初無常位意
果意乎筆果筆乎吾於密郎扇頭得趙生矣

題師子端禪師語錄

予客代之清涼山一夕夢一僧蒙師子皮自東而西
斜陽在天光燭其面忽然啓齒口如血盆牙似霜劍
夢切自計曰如彼者我當爲之及讀端師子語錄驚
其脫畧窠曰大用縱橫不從軌則果若金毛師子跳
擲露地百獸聞風靡不腦裂者也嗚呼去古旣遠宗
門爪牙希遘率皆如妖狐恠狗輒暖委靡凡見可欲

搖尾乞憐萬態迎合一充其欲閻羅老漢叱咤其前
猶不暇顧况顧我道哉至於由機緣而頌古作由頌
古而評唱集由評唱而所謂秘要者行秘要行則後
之學者評唱不知安知頌古頌古不知安知機緣機
緣不知安知自心自心不知安知祖意夫機緣者活
句耳生殺自在抑揚莫測凡聖路窮是非藥病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唯了悟自心者卽病爲藥卽藥爲病
卽生而殺卽縱而奪正抑乃揚正殺乃生以棒喝爲
廣長舌以鐵釘飯木札羹爲供養臨機哮吼天龍欣
悅狐兔魂銷若然者今之以秘要自謂正傳慢侮法

道寧不有愧於師乎

題穆玄菴所著書後

昔人有將黃金鑄佛而供事之一旦爲大盜負而藏
之重泉之下世皆不知也奄忽更代初鑄佛者子孫
亦皆星散異鄉矣爾時重泉倏然光達丹霄四方遠
近靡不覩之且驚且駭譁然相汲引而尋光所自以
善水者下重泉而獲金像浮舉而供事之巢陵唐邑
內翰穆孔暉號玄菴其所著述發揮儒釋精奧書成
若干部先生卽世五十餘年矣茲由同郡傳侍御光
宅表而彰之余故亦得鑽研玄菴秘典大凡男子立

志不可淺近圖一時銜耀於俗黨但當務其深遠者
精克而成之更百世之後或有同志者出焉其猶鑄
佛以黃金雖藏之於重泉之下異日必光達丹青也
卽此言之大盜藏像盜唯一人而俗黨蔽高無世不
廣故莊周有曰高言不止於衆心妙樂不達於里耳
然精光所積雖天地莫能蔽之况人情私嫉乎哉

題畫卷

夫見畫不見筆見筆不見手見手不見心見心不見
心之前者謂之見見可乎苟借畫見筆借筆見手借
手見心借心見心之前者謂之不見見可乎雖然展
卷則雲物縱橫收卷則峰泉寥寂且道展收把柄畢
竟落誰手裏得恁麼自在疑則輞川有摩詰可問

翻

跋

跋麒麟人血書華嚴經

吾聞華嚴大經實根本法輪佛與大菩薩之事非小
根可堪故曰龍象蹴踏非驢可堪終始一念今昔一
時因果一佛凡聖一性十方一刹三界一體正像未
一法初中後一際當處現前不涉情解本自圓成非
脩所得故曰智由三昧觀照方便迷解顯得不是修
成若夫悲願熏灸稱性而周事亦無盡或曰願終功
廢則過去諸佛帶果行因豈不多事雖然一乘無修
始終一念云云者蓋指果體而言也若在凡夫必當

先悟果體根本然後法古佛之樣規行矩步始以信
入次則歷行住回向地等圓治積生染習習盡功圓
則毘盧能事畢矣經中首以善財問法徧叅勝友五
十三者蓋聖人所慮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像寓
意使彼有志於一乘者翫意得像神而明之肉身現
證無勞修得如法華以龍女成佛之象寓彼實相以
至三周九喻重重旁敲與華嚴何別但下劣凡夫不
信自心徒信佛語被文字所轉埋沒本光不能直下
受用是非之僕榮辱之奴死生之仇好惡之黨顛之
倒之奴主反位大用翻爲迷事無明大機總成迷理

之障理迷則觸事皆礙事礙則於理終迷故華嚴之
法界法華之實相名存義昧義昧則理無所會理無
所會則道不終通道旣不通到家何日旣不到家安
有所得無得則見必不定見不定則偏圓無辨邪正
不分謂之知解之徒渠尚無分豈能現證而受用者
哉豫章潯陽之廬山山有黃龍寺寺額今 上所賜
也寺衆有麟禪人有志於佛一乘願惟天機不深受
性魯鈍於華嚴法界率難通悟於是發願書大經全
部意在青山白雲朝暮書而讀讀而禮稱懺洗過現
重輕罪垢果其夙有微善仗毘盧之寵靈雜華之熏

發法界頓開入佛種性麒之告余也如此余嘉其有志綴華嚴大槩如此余再謂麒曰若知舉筆飲墨向白紙上橫畫豎直之者念耶時耶佛耶性耶刹耶乃至際耶象耶意耶現前耶不現前耶嗚呼若能領此則須彌爲筆太虛爲紙大地爲墨書若經者果有盡乎果無盡乎子若不會雖剥皮爲紙折骨爲筆刺血爲汁與善財童子相去尚遠在况五十三勝友若能親近乎麒其勉之麒其體之

跋黃山谷集

此集如水清珠濁波萬頃投之立澄如摩尼寶饑寒之世得之主病卽愈蓋此老不特尊其所知行其所知而已且能掉臂格外作獅子吼者也觀其於寵辱關頭死生路上跳躑自在若夜光之珠宛轉於金盤之中影不可留如水天蕩漾於太清之內光無定在有誣先生謂列子中亦有禪語禪豈普通始來哉此非先生語不識好惡者所贅語耳列子之言雖精密至到者亦可以義路通禪則不唯義路不可通縱無義路亦非禪也唯徹悟自心者卽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矣而不識好惡者欲以義理穿鑿所謂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耳余知其家裡人故跋數語

跋賀知忍刺血書金剛經

未刺指時指塞虛空纔刺指時血流大地指卽金剛
血卽般若故罪無輕重半字能消福無淺深援毫卽
滿雖然澹菴居士未卽世時不以此經爲常課則卽
世之後子雖有曾參之孝爲書此經終與金剛般若
血脉不能接續若然者居士卽此經此經卽學仁父
子血脉豈以存沒斷續哉我聞般若無古今金剛無
內外有古今則有延促有內外則有親疎而未至蘊
空者則念念生滅情塵膠執卽蚊虻咬膚而舉身毛
豎稻芒在眼而四方易位况以熱指刺於冷針鮮血

迸流能無痛乎今學仁卽流爲墨卽墨成字至於句
偈完茲一卷究其情悃與舍全身何異達觀道人見
而哀之且感學仁精誠不媿紫岩書此附之經尾願
見聞之者皆發是心

跋鐘鼓頌

聖人有身而無累有心而不勞以其無累故則一身
可爲千萬身以其無勞故則一心可以窮萬法衆人
則不然有身則有累有心則有勞累之勞之從無始
以至今日死死生生榮榮辱辱好惡萬端改頭換面
羽毛鱗角無所不經得爲人身忝在最靈極爲希有

於希有之身不能聞道洗長刼之勞累與馬牛何異哉雖然勞之與累亦不可易洗若欲洗之須以此頌爲香水海久滌自除則衆人可至於聖人也智者思之

跋牟子言道章

莊子曰道惡乎在道在稊稗易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人問趙州如何是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今有人於此三者併舉而問曰牟子之言道莊邪易邪余應之曰莊易且置敢問趙州大道透長安句果言道耶不言道耶若謂言道則其言不

可以智識知義路得若謂不言道問道答道有何差別有人於兩問中知得好惡雌黃不謬則莊易之道譬如月在秋空朗然廓澈若檢點不出不但於趙州句中無有出身之計卽莊莊易易總向癡人說夢耳雖然由粗而得精由精而遺聞粗之與精固亦遺聞之嚆矢哉

跋証道歌

漢留侯狀如美婦人 本朝劉誠意亦狀如婦人然皆臨大事決大幾若鏡中見眉目然當世無與等者永嘉大師雖雲外枯禪貌亦柔秀宋寂音尊者初讀

其証道歌至大丈夫秉慧劍句寂音以爲此老貌必
傑特威掩萬僧者及禮其道影始知體不勝衣貌如
少年宣律師乃歎曰斷不可以言貌觀人蓋此老平
生踐履明白心智猛利故吐辭等刀鋸耳譬如香象
擺脫五欲纏鎖超然而去真大丈夫哉邇來去聖轉
遙人根薄劣凡所謂出家者皆產於荒寒昧略之鄉
其父母不過爲兒女負重舍而出家爲其一身衣食
之計非爲求出世而來次則逋逃之徒憲網張迫以
我緇林爲其淵藪乃一時偷生之計豈有成佛志乎
余浪迹江海三十餘年足跡徧天下在在處處所見
緇流黃冠率飽食橫眠游談無根靡醜不作汚佛汚
老退人信心若使一宿老人肉目睹此安得不痛哭
流涕哉夫子房龍門設不爲經世用出家求無上菩
提當不在永嘉下風昔崔趙公問徑山國一欽禪師
曰弟子出得家不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之
所能爲趙公心服之故曰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乃今
狐兔成羣龍象騰逝則釋迦老子正當爲酒肉班頭
嗚呼痛哉

跋大川和尚飯十萬八千僧卷

余讀諸居士偈言跋語雖喜其有順水推船之心痛

其無逆風把柁之手且道如何是逆風把柁咄直下
死生嶮浪之中當頭榮辱顛風之際赤心不昧萬善
常勤以舟爲命則并力支撐以國爲舟則同心共濟
凡百情關冰消瓦解一切人我電掃雷轟方許渠向
沒巴鼻漢前雌黃佛法去雖然出身一句又作麼生
鐵索一條誰鎖放嶺頭諸佛笑同牽

跋宋仲珩篆書金剛經

金剛般若兩者之堅利世所共知惟愚痴之堅利或
未察焉夫愚癡不堅我當先破愚痴不利我當先犯
今我頑於死生好惡之執牢不可破鋒不可犯是以

威音釋迦先我得道也雖然愚痴不堅不利則般若
無本矣故聖人以金剛喻般若良以金剛能斷一切
一切不能斷金剛故也如般若能斷一切愚痴愚痴
不能斷般若也此就知有者言也如未知有則愚痴
能斷般若般若不能斷愚痴也由是而觀愚痴之與
般若金剛之與萬物豈有常哉顧其人用心如何耳
如先以知有爲前茅則般若如金剛如未知有強以
事行破執則愚痴如金剛故金剛一物不惟能喻般
若亦可以喻愚痴也此經有五千餘言疑二十有七
吾曹果能善用其心則言言疑疑皆觀照之媒灼也

反是則言言疑疑亦愚痴之紹介也如青蘿本元臣
榮國公本緇流而所爲如此果以言言疑疑爲媒灼
耶爲紹介耶吾不得而知也宋仲珩篆書妙絕古今
精密圓活神氣流注如春着花余雖至愚貪玩不知
目勞况智者乎羅司理心堯初旣得之於無心豈終
能以有心寶之哉惟無心得之亦無心寶之則有未
常有而無未常無所以得常無常有也

書周輪雲發願文後

有勝解無慚愧謂之見魔有慚愧無勝解謂之悲鬼
見魔悲鬼皆自心宛昧所成苟能逆順關頭掉臂徐
疾過得所謂見魔悲鬼俱鑄爲文殊普賢矣嘻知卽
易行卽難萬仞崖端談笑躑寒山拾得兩無功

物不遷論跋

予聞入無生者方知刹那故五十計較經有菩薩白
佛曰我罪滅如何不見罪滅之相佛曰汝曹心能轉
生否對曰我心若不轉生則不能與如來共語佛曰
汝曹心轉生時見心初生之相否對曰不知佛曰汝
曹旣不知心生初相豈罪滅相汝曹獨知之乎卽此
以觀心轉不轉生相滅相皆不越一刹那耳而物非
物遷不遷又豈能越之哉予以是知駁不遷辯不遷

者刹那未知無生尚遙而駁駁辯辯得非掉棒打水
月乎則予亦不免多口之咎

半山老人擬寒山詩跋

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若待指點而得者則非其天矣
吾讀半山老人擬寒山詩恍若見秋水之月花枝之
春無煩生心而悅果天耶非天耶具眼者試爲薦之

戒殺放生文跋

夫貴賤殊業物我同靈恃力殘生滋蔓惡習暢一時
之口味結萬劫之身殃痛不免之酬償截無始之苦
本莫若戒殺殺若不戒則我暢物結物暢我結結暢
相乘如汲井輪循環不已往復思之甚可恐怖恐怖
既生視物如人視人如我夫殺機一動不惟殘賊同
靈寔則自斷命根作如是想何待佛出齒曰然後戒
殺哉

跋宋猪齒曰化佛文

物物有佛物物不知以不知故遮相噉食如汲井輪
長劫無已佛憫物故流慈齒曰猪口出佛梵相圓滿
狀若拇指亦如秋月光明顯露若聞若見生希奇想
俱大恐怖自是戒殺等不殺已我發是願佛卽現前
非色非空非凡非聖凡聖中出以是之故物物是佛

云何業醉佛心佛佛相食願是慈波注入衆齒如一
燈光分百千燈燈燈續分光光無盡物覩佛光普照
三世於此實語凡見聞者號呼涕泣如猪正殺受痛
卽我作如是觀殺習頓止

宋繡觀音經跋

禪人林白持宋繡觀音經一卷予拜而讀之至觀其
音聲卽得解脫忽然疑生意會不快及見無盡意菩
薩聞佛贊觀音功德之利而無盡意卽解頸衆珍寶
瓔珞持上觀世音菩薩菩薩不肯受因佛勸而受之
卽將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處乃豁

然疑消夫多寶佛過去佛也釋迦佛現在佛也若無
過去則現在無待若無現在則過去成斷若無過去
現在則未來奚立若廢三世則昧刹那若昧刹那則
一切聖凡之用依正之基將何藉焉由是觀之蓋聖
人本欲直示其旨顧衆生機鈍不能神而明之故設
象以寓意使翫而得之則象忘而自契也知此則現
前讀經者與觀讀經者雖愚智弗倫皆周旋於寂滅
光中初無間隔此經妙麗神采具足針針刺入圓通
之境字字貫攝至道之真自宋迄明六百載矣而字
畫鋒刃鏗然若新非瀝肝膽之誠孰能至此

跋怪石供

石本無怪怪自禹始迄於東坡居士豈惟不以石爲怪直以石爲無上供養衆人聞而怪之以爲天厨玉饌名花香果及珍羞異寶始足爲至公以齊安小兒浴時戲石當禪師供不以褻乎然莊生有二云高言不止於衆心余謂無上之供自應駭俗雖然禹之所怪坡之所愛皆未有樹也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旣無又安有石哉則禹所怪坡所愛總夢中語耳卽達觀道人亦不免開眼說夢在或有傍不禁的出來請問和尚旣無寸土只今脚跟在恁

麼處老漢緩緩向他道汝不聞金屑雖貴落眼成塵耶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吳強仲叙

未戰誰不勇臨戰誰不恐惟置死生於不可得之地者如師子遊行孤踪絕侶然此不可得之地非獨石門安樂場寔一切聖凡所共惟臨境不惑得受用之不然縱見道精深決非將種若圓明老漢居縲紲瀆九死而飲食談笑如平時死生不入其懷真菩提場中梟騎耶

又

石門老人有言曰成就世出世法者特一切能舍耳此言雖若不甚精深細而味之苟非置死生於度外者孰能與此哉今老人於桎梏之中而榮辱不能入其懷飲食談笑不異平日猶超然而自得也者非洞徹自心圓用自心者雖見地高出佛祖我知其觸境旋靡矣

跋半山老人擬寒山子詩

受持千百萬過心地花開香浮鼻孔鼻孔生香香不聞香善知此者則半山老人舌根拖地亦不分外也書聖觀彌勒贊後

理水如海吾心如魚以海養魚化龍奚難更得觸不如意事撼之卽如天風激海雲濤洶湧湓日震空空爲之殞墮則大用始得現前子思所謂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跋毘舍浮佛偈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今有人於此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

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辟如醉夫卧於泥淖之中人
曉之曰泥淖非可卧之所醉者瞪目怒曰我生平不
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
不醉者而與之言哉雖然昆舍浮佛頌卽醉夫能讀而
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得何患其終不醒耶

跋寂音尊者十明論叙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火則畏燒煮雖驅之不入五欲
湯火燒煮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
蹈之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蓋計臭皮囊爲淨器
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
今人於眠卧之際梳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
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
計則負覺範老漢多矣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胡強仲叙

清淨光中無端強照於無身心處計有身心心爲惡
源形爲罪藪源若不塞惡豈有窮藪若不空罪必無
盡雖然心無善惡形未吉凶惡源未始不爲慈悲之
海罪藪未始不爲功德之山顧其用心操行何如耳
嗚呼介然有知知而不返惡流肆矣塊然有執執而
不釋罪山崇矣唯有道者了心非有不待遺而愛憎

自消知身本無不避患而榮辱自解故曰若人欲知
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
向皆無礙我寂音尊者方羈縻於縲紲之中九死一
生之地而能超然自得所謂生死憂患莫能入其胸
中何術致此哉大丈夫既無經世之志則於出世宜
盡心焉故曰盡心了知性知性卽能用辟如龍能用
水爲雲用雲爲雨故處水不溺行雲不墜耳予以是
知有道者脫處死生憂患之域非惟覓憂患不可得
且能用憂患爲廣長舌者也今以此叙作鐵釘飯供
養一源宗禪人禪人知此予何憾焉

跋宋圓明大師別胡強仲叙遺愚菴講主

夫法本出情以情求法法不可得知不可得而求之
其惑滋甚如范滂孔北海之徒其人品高問學廣亦
奇男子也至臨患難則疑悔橫生賫悶而沒惜哉此
盖打頭不遇作家以情求道誤之耳殊不知道若可
以情求則儀秦之流皆可謂聞道矣卽寂音尊者童
丕剝除聲已藉甚所至講席白眉大龍靡不推服然
猶不謂之聞道及見雲庵文叟始了自心宜其歷死
生波險之地辟若娑竭出海慈雲法雨退被窮荒也
邇來去聖愈遠吾曹軟暖不勝觀矣敢望其出情求

法乎嗟哉上則託名宗教次之奔走衣食而已率以爲教之典要宗門活句是古人茶飯豈今人所能咬嚼自是一犬吠聲百犬狺之遂乃成風卒難移易惟愚菴貴講主情出流輩深痛斯弊亦恨挽之而未能焉予故重之贈以洪老送胡生叙且跋數語如此

讀法華普門品跋

予讀法華普門品至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不覺置卷嗟嘆久之衆生之大患患莫過於淫欲苟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佛言不妄今天下恭敬念觀世音菩薩者在處有之乃稱名而離欲者何其寡哉則佛言亦有妄乎嗚呼淫欲恭敬初非兩物果能至誠常念菩薩卽恭敬現而淫欲沒稱名少懈則淫欲現而恭敬沒如此境界深淺氣力生熟予亦驗之屢矣佛語不妄人無恒志自墮疑網耳

跋周叔宗書聽法華歌

夫法華七軸六萬餘言而其所詮者雖二周九喻直譚曲說亦不過一實相耳惟此實相昭然不離日用之中奈何樓子六十餘年辛勤行脚求之而不可得長慶蒲團七破求之而不得由是觀之行求亦不得

坐求亦不得則此實相又非四威儀中可得而求矣
然則昭然本在日用之語寧非夢言哉乃永嘉覺老
又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以永嘉之
語較彼二老所求之見何天下老和尚舌頭雌黃不
定若是耶及讀唐修雅法師聽華經歌則若庖丁解
牛公輸子之爲匠而縱橫逆順精粗巨細皆大白牛
之全體也是牛也頭角崢嶸出入於吾人六根門頭
咆哮蹴踏喜怒無常平田淺草綠楊溪畔黑白互奪
使吾卽文字求之而不得離文字求之而不得離卽
離非求之而不得畢竟至於無可奈何此畜曇生通
禪人每以奈何此畜不得爲恨一見此歌便有跨牛
之志然不得能書者書而寶之作一覓牛話頭無擇
山林城市境緣逆順持此叅此若不得牛殫生弗已
紫栢道人舍然大笑曰汝非跳過魚盤覓豆腐之瞎
猫乎當今能書者舍吾叔宗而他求豈不誤耶雖然
若有人問大白牛兒畢竟在甚麼處張草米書揮筆
處細聽蹄響墨池邊

書東坡詩後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莫若任所之
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

紫柏老人集卷之八
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此東坡靜照堂詩也嗚呼
心外無法觸目其誰動之與靜富貴貧賤但有名言
初非他物脣山可謂了得使用何異繩鋸木斷水滴
石穿斷則根塵不到主賓夢醒穿則十虛通達生殺
機窮謂物卽心而心外無物謂心卽物而物外無心
解用則賓不抗主自然接拍成令不解用則主逐賓
隊觸處成乖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且道轉物一
句孰能吐得榮辱交加分主客根塵暫喚作常光

跋蘇長公大悲閣記

魚活而筌死欲魚馴筌苟無活者守之魚豈終肯馴
筌哉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意活而言死故也故
曰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予讀東坡大悲閣記乃知東
坡得活而用死則死者皆活矣前大悲閣記則公示
手眼於文字之中使人卽文字而得照用也後大悲
閣記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外使人忘文字而得照
用也若然則東坡之文字非文字也乃象也如意得
而象忘則活者在我矣如所謂大悲菩薩具八萬四
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豈菩薩獨有耶實
我未嘗不具也但有照而無用謂之似具唯照用齊
到者謂之真具故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非

紫柏老人集 卷之八 三三
照乎知之而未嘗復行此非用乎然而必欲八萬四千寶目八萬四千妙臂以象照用其故何哉蓋衆生具八萬四千煩惱堅等大地非照何以破之非用何以轉之又曰窮源達本謂之照鑄染成淨謂之用予聞東坡嘗稱文章之妙宛曲精盡勝妙獨出無如楞嚴茲以二記觀之非但公得楞嚴死者之妙苟不得楞嚴活者烏能卽文字而離文字離文字而示手目者哉

跋陸大宗伯雲居募文

昔如來不舍穿針之福者良以福非積善而不成善成則性有繼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卽此而觀善固緣生能乘緣生而入無生何殊因花而得春哉若然則穿針之福獨非花乎今陸大宗伯養高綠野有日矣年登九十猶不以老却穿針之緣爲諸緣山主敷凍雲之花香浮遐邇可謂給孤後身也嗚呼善哉

跋曹溪碎鉢

夫一心不生則聖凡無地物我同光是故聖人不同而此心此道未始不同也唯執情忘本乃見有不同耳老子生於佛後孔子生於老後我讀道德不見其

有非佛之言我讀春秋論語亦不見有非佛之言大都聖人應世本無常心但以百姓心爲心故凡可以引其爲善者靡所不至譬如良醫但欲愈病參苓薑桂隨宜用之至於奇症恠疾雖砒霜蛇蝎亦所不忌其去病一也後世三家之徒不達聖人本意互相是非攻擊排斥血戰不已是何異操戈而自刃也我聞莊衢魏公 本朝盛德君子如曹谿一鉢而不能容手碎之何示人不廣若是雖然大鑿本以虛空爲鉢天地萬物爲鉢中之食能稻糧饑饉藥草疾疫公亦鉢中食耳安有食食食哉夫何故無能所故無能所

則無待無待則獨立獨立則無生心措手之地嗚呼起公九原讀是跋寧不汗顏哉雖然且道如何是和事老人手段逆順境緣風過樹殘生不直半文錢

程康伯書圓覺經跋

婆伽老漢直指衆生日用熱惱爲神通大光明藏十
二大士曲說如來神通大光明藏爲熱惱自是父子
情乖聖凡路斷康伯程氏旁觀忍酸不禁於是發心
手書是經積畫成字積字成章積章成帙於一刹那
中圓覺成就違而復順斷而復通父子歡呼接拍承
令聖凡雲集水到渠成紫栢道人適買舟於岷江之

千康伯氏於神通大光明藏中拈出供養道人是時
不以面受乃用背享直得文殊杜口普賢失跌况其
餘乎雖然蟻蝨以頭顱爲崑崙屈步以蹄泔爲滄海
小大無常孰得孰失

書周叔宗臨帖卷

禪家有離經一字卽是魔說依經解義三世佛寃書
家有學書而死於法者謂之奴書觀叔宗周氏臨諸
家帖於縱橫變態之中法時露焉譬夫濃雲雷動之
初龍雖不見頭角暫露而天機深者神而明之則龍
之頭角不在叔宗筆陣而在我欲得不得之間耳

跋石屋禪師山居詩

詩曰莫謂山居便自由年來無日不懷憂竹邊婆
子常偷笋麥裏兒童故放牛栗蟻地蠶傷菜甲野
猪山鼠食禾頭施爲便有不如意只得消歸自己
休

夫身心者死生好惡之鵠也鵠不忘則矢不已矢不
已則害我者寧有窮哉然害我者大抵不出有心無
心之域故至人去此不去彼此去則彼無主矣主無
而敵恣何殊矢射虛空耶故此老以消歸自己爲歸
宿旨哉言乎

跋東坡阿彌陀佛頌

予讀東坡阿彌陀佛頌異其頌旨曉然如日出大地
光無不燭奇哉長公昔人謂五祖戒公之前身不亦
宜乎夫圓覺倒想初非有常倒想在諸佛卽名圓覺
圓覺在衆生卽名倒想如衆生能善用其心孰非無
量壽覺娑婆孰非蓮花淨土必曰外衆生而得佛外
娑婆而生淨土此爲鈍根聊設化城爾今天下請其
入化城則欣然皆喜延之寶所莫不攢眉而去何耶

書某禪人募刻大藏卷後

夫大藏佛語也而大藏之所簽者佛心也佛語如薪
佛心如火薪多則火熾薪盡則火不可傳火不可傳
則變生爲熟破暗張明之用幾乎息矣故傳火必待
於薪而火始有用傳心必合於佛語而心始無疑我
心旣無疑佛心我心也佛心我心則凡有知覺者孰
非佛耶雖然衆生本佛奈何日用而不知謂之根本
無明辟如生盲之人出胎墮地雖長百歲終不知天
地日月是何物也衆生本佛日用不知謂之生盲謂
之無明不亦可乎夫生盲之人一旦得良鑿抉其障
翳則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了然無惑矣衆生之無明
若不得佛語爲之金錐抉其無明障翳雖佛性本有

惡能識哉如火未始不在也不得薪以傳之則火不可得而用也故曰地二生火天三成之三若不成則火雖在亦不可得而照物也如衆生正因佛性雖在不得緣因佛性熏之則了因不開了因不開則正因終不得而復矣由是而言緣因佛語也了因佛語之所簽者也正因則衆生本有之自心也自心固有不
得佛語傳之了因了之自心雖固有終不能用也正如火在而不得薪以傳之火亦終不可得而用也是故有志於用自心者必先知佛語夫自心明則無往而非明矣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而永不能昏之人始可以開物成務矣予是知大藏一刻豈惟凡夫可以登正覺寔治道中開物成務一大機也刻大藏之緣始今某將丐緣於四方馮太史跋其前予繼太史而復跋之者蓋念聚薪不易如薪聚而火不傳者未之有也佛語宏傳而衆生不明自心者亦未之有也某行矣無滯

跋法華抒海

余讀戒公法華抒海至全人卽法處猛覺心廓目遺妙不越粗誠非思量分別所能解也夫蓮花象也妙法意也學人能玩象得意象未始非意粗未始非妙

且道全人卽法時阿誰玩象咄

書鶴勒那問二十二祖公案後

歲在萬曆癸巳春予客燕山碧雲寺燈下讀佛祖通感至此不覺掩卷而歎且覆而思之鶴勒往世爲比丘赴飯龍宮徧觀五百衆中無一人堪任妙供故不欲諸子同赴而諸子不解師意妄生人我師則勉強徇情携之赴會旣而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仍感惠而從化嗚呼當爲最靈之物不以智照而以情較乃爲羽族而從化蓋迷極而反覺也雖然至此而覺莫若先此而覺豈不勝哉時奇子問曰鶴勒

如何不知鶴衆宿因二十二祖奚獨知之曰見道則無優劣損習則有淺深以深則洞照無涯淺乃光燭有限之故又問鶴勒說法九易寒暑鶴衆卒未解脫摩拏說偈將畢鶴衆卽悟無生飛鳴而去何哉曰起信論云如來色心業勝故聞法者易悟由是而觀則摩拏道力過鶴勒多矣譬如撞鐘槌大則聲洪槌細則響邇奇子聞之躍然合掌作禮

跋蘇長公集

大眉山凡作文作贊作偈發揮不傳之妙縱橫誕幻使人莫得窺其藩籬者蓋其所得衆生語言陀羅尼

三昧於大雄氏未覩明星之前久矣故能從是處說
出非來從非處說出是來從是非處說出不是不非
來從不是不非處說出是是非非來長亦可短亦可
高亦可下亦可淺亦可深亦可近亦可遠亦可凡其
可者皆千古不拔之定見也定見如盤其語言如珠
珠走盤中盤盛其珠而橫斜曲直衝突自在竟不可
方所測如有生心測之者辟如以網張風以籃盛水
也知其難測而甘心終不敢測者益非矣東坡氏豈
三頭六臂異乎人者耶亦橫眉豎鼻無所異乎人耶
但事理之障障他不得所以無不可耳又事理之障
不能障他妙在何處妙在不傳也只此不傳者孔氏
得之而爲萬世師老氏得之而爲羣有師釋氏得之
而爲無師之師今有人於此能知無師之師住處則
不可傳之妙許渠獨得焉

跋唐修雅法師聽法華經歌

夫心法本妙無間聖凡乃今在聖人則能六根互用
凡夫則甘坐豐蔀之愚以爲眼惟能見而不能聞耳
惟能聞而不能見殊不知凡夫以徧計不了謂籐是
蛇故六根似不能互用耳如徧計情消則依他本妙
根塵無得能所不斷匪涉情解日用現證故曰佛法

在日用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却又不是也吾大雄
氏於法華會上三周九喻橫說豎說形容妙法可謂
曲盡慈腸矣然終不若是歌拈提本妙使大心凡夫
一讀其歌當處現前而法華富有六萬餘言演說妙
法不爲不廣然皆死句也惟雅得活句之妙能點死
爲活譬如一切瓦礫銅鐵丹頭一點皆成黃金白璧
又如月在秋水春着花枝其清明穠鮮豈待指點然
後知其妙哉

書楞嚴截流後

佛頂卽自心自心卽佛頂心頂互奪常光現前此五
乳峰下鼻祖截流之機如講主以截流之筆發揮楞
嚴大意開爽絕塵一歷眼根耳根洞徹夫頂旣不可
以眼見心又豈可以智識知哉雖然五陰十二入十
八界皆頂也特頂不見頂現行忽起用處生疑逐日
頂墮耳

跋五慈觀閣記

棗柏有言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
自他不隔於毫端由是觀之則一念未生之時謂之
宗一念旣生之後謂之用故宗之與用如一指之屈
伸耳指未屈伸時指在而不可以見聞得指正屈伸

時指隱而不可以動靜識謂其動乎屈不是伸謂其靜乎伸不是屈屈之伸之各各獨立故正伸時屈不可得正屈時伸亦不可得惟知宗者可以用用宗辟指屈伸時屈伸又知宗者則情出古今用用者則自他不隔然後將此愛人謂之仁將此處事得宜謂之義將此施之於上下品節有條謂之禮將此變通一切而不滯謂之智將此確然固守臨死生交易之際無毫髮苟且謂之信此五者古人用不盡今人敢得用之知此則五慈之旨思過半矣雖然愛見之慈忍力之慈與夫等慈大慈皆可以義理得也唯真慈一着子苟非明悟自心不纏知見辟如葉公畫龍真龍現前未必不投筆怖走也

書肇論後

夫心本無住有着者情情本無根離心無地故會心者情了全性者心空心空則大用自在如春在萬物風在千林其吼喚鮮明變化之態鳥可以情智彷彿者哉肇祖五論之製宗本不遷等作何異春生萬物風嘯千林矣乎既能生而能鼓之則生鼓之前必有春不可得而生風不可得鼓者存焉雖然微宗本則

四論無心微四論則宗本無身夫身也者心之郭郭也心也者性之郭郭也

毘舍浮佛頌跋

此頌四句二十八字包括大藏透徹禪源靡不罄矣但衆生浮淺憂慮弗深立志苟且見卵而求時夜見苗而求腹果是以讀者雖多獲效則寡耳予持此凡十五易寒暑而猶精持不休每觸逆順憎愛交加之地必以此頌爲前茅覆軍殺將亦不知其幾今人持未滿千萬過遂尤其不效復求效者持之辟如掘井去土三尺而無水尋易地而掘之復無水復易之水

終不得而精神竭渴終不解苟有志持此頌者能知掘井之喻而持之無懈若無靈效老僧舌根定當腐壞

八大人覺經跋

八大人覺經辭旨清遠如月在秋水雖至愚之人無煩指點皎然意了耳然是經去古既遠流行亦寡初因明東禪人手寫一軸東雖卽世其上足世南持而示余余疾讀之不覺心開意朗旣而命諸黑白廣傳之夫八覺之妙豈外衆生日用不知之知別有所覺耶如來大人憫諸不覺卽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

爲八覺有緣者脫得一覺乃可以破長夜之昏矣辟
分一燈之燄徧照世中則其靈燄寧有窮哉

又

夫人之在心猶魚之在水也魚之在水果知水乎人
之在心果知心乎魚能知水則龍已人能知心則聖
已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人爲萬物之靈生旣
不知所以生死豈能知所以死乎一不知則永不知
永不知則無所知矣人而無知可不痛哉於是大覺
聖人見而悲之曰奇哉衆生俱有如來吾已先覺彼
猶不覺不覺則昏迷長夜終古不思矣是豈忍乎遂

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雖則淺深階次所
用弗同要而言之從凡入聖自覺覺他靡不滿也此
經總三百七十一字言簡旨豐遮照精深有而能無
無而能有能得一覺則大夢頓醒况得八覺者乎嘻
覺則衆生可以作佛凡魚可以爲龍也元至政間雪
庵溥大師號稱能書書此經若干卷流行海宇自元
迄本朝將三百年於萬曆辛卯四月望日鶴林藁
公偶得一卷於本寺明秀禪房憲副包公乃鐫於石
以壽其傳云

書寶積經偈後

寶積經偈曰四大假爲女其中無所有凡夫迷惑
心執取以爲實女人如幻化愚者不能了妄見女
相故生於染着心譬如幻化女而實非女人無智
者迷惑便生於欲想如是了知已一切女無相此
相皆寂然是名女三昧

此偈載寶積經句十六字八十辭旨朗然譬如月在
天碧清光照人涼入心肺積生熱惱當處冰銷此就
天機深者染目得益而言也如根器稍鈍能讀而誦
能誦而思能思而用之則毛嬙西施抱身執手咬舌
吮唇何殊木偶雖然女人之爲害大矣漢李陵與虜

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
子乎搜於匿車下皆劍斬焉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
級彼但畜之已毀王師必勝之氣今吾曹壞服毀容
求無上道於欲而不能斷媿機綿然一旦觸境不幸
與之從事不唯出苦無期如針鼻缺如石折難合靜
而思之首可碎也肝可裂也心可剗也遇如斯人此
觀破壞生不若死死而不生則已死而有生生必入
獄矣

跋蘇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

予讀眉山蘇軾供中十八大阿羅漢頌愛其思致幽深

辭氣誕幻發揮不傳之妙如月在秋水無煩指點朗
然現前使人見之不覺心游象先遺物獨立也若非
得無所得心者烏能致是哉然以是知黃面老人并
諸尊者離是無所得心亦無別奇勝或問曰無所得
心可得聞乎對曰若不可得聞而問聞者又誰耶雖
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知此則得無所得如啞人食
蜜甜與不甜豈可以口舌窮之哉

書黃龍寺藏經閣毘盧佛記後

毘盧遮那此言光明徧一切處阿鼻此言無間地獄
謂諸苦具黑業徧一切處此義黑白粲然舉着便疑

若謂光明果徧一切處則黑業不可徧一切處若謂
黑業徧一切處則光明不可徧一切處若謂兩種俱
徧不相妨礙者此又不然何以故千年暗室忽然一
燈暗卽隨滅光徧滿故唯石頭老人謂光明中有黑
業不與黑業相對黑業中有光明不與光明相對噫
宗風久衰此意寂寞往往舉似龐眉老衲取胡盧而
笑况黃口禪雛吾觀華嚴文殊師利教善財童子一
百一十城叅五十三知識雖多境緣順逆三昧無常
或以殺業或以淫業如是種種作諸佛事要之皆助
發毘盧光耳故頓悟石頭叅同之意則阿鼻卽八毘

盧之門不然毘盧卽入阿鼻之牖蓋一切衆生無有
定性以無上知見之香熏之則諸佛光生以四弘六
度之香熏之則菩薩光生以十二因緣還滅之香熏
之則緣覺光生以四諦之香熏之則聲聞光生以增
上十善之香熏之則諸天光生以猜忌徼福之香熏
之則修羅光生以五戒之香熏之則人光生以愚癡
之香熏之則旁生光生以慳吝之香熏之則餓鬼光
生以十惡五逆之香熏之則地獄光生或謂六凡非
光者彼未了黑業無性故也了此則飛潛橫走孰非
毘盧之光哉今匡廬黃龍寺有僧謂宰官菩薩曾軋
亨言曰黃龍藏經閣成未有司閣者僕欲造毘盧佛
一尊以爲匡廬風月主人可乎曾公曰善哉希有子
旣欲以毘盧圓滿之香熏一切衆生亨雖不敏敢不
以文字三昧助發此光達觀道人偶讀斯文亦橫口
一上見作隨喜云耳

跋陳仲醇大藏閣緣起後

夫以藥治病病得愈者常醫也常醫死而抄其方者
偶中病愈又醫之常之常者也惟良醫則不然直以
病治病此下功也如無擇病與不病聞其風而喪我
者此上功也嗟乎衆生四百四病皆客病也非主病
也主病特飢渴兩者耳然極者又本於有身身本於
有我我故曰聞其風而喪我者上功也若夫五伯之
爭長七雄之競雄使其果能我喪我則雄雄長長得
非翦龜之毛哉我如來大人凡有所說皆喪我之
前芽也若然者垂裳而天下治苟非我喪我不能焉或
謂藥可以治病者我知其非良醫也

讀石壁經碑跋

萬曆歲在癸巳春余挂錫燕山碧雲柳樹菴應華亭
徐太僕琰之請也燈下讀唐蘇州刺史白居易重玄

寺石壁經碑逆思隋靜琬尊者刊石爲經積盈大藏
竊校優劣不勝悲惋夫重玄經惟八種而白公極廣
長舌相讚之猶恨不能盡而我琬公刊大藏於石設
公一登白帶則其讚嘆當復何如適開侍者賈大藏
自三吳來令其讀之亦不勝悲惋因囑其刊於涿鹿
崖壁之上使觀者知琬公之功殆非清冕諸師可並
萬一矣

跋東坡油水頌

薪多火多境大智大離薪離境火智無地是故達人
就陰息影日中逃影離境覓智從上以來無有是處

油辟本性水辟妄情火辟境智究此三者初非有一
况有三乎性變爲情情變爲境了境須智卽情逆用
以功較之賞罰立焉毫釐之間名實難負智者思之
敢不力行能力行者千古日暮睂山長公乃是其子
書般若無知論後

此論文致婉密理路冲遠得之於心可以達六經徹
大藏旁通百氏如登妙高羣峰該覽故用之出世度
越諸乘穩證自心用之經世卽事卽理橫拈豎弄靡
不合聖帝明王之轍是真實學讀而成誦誦而味之
味之精了自疑永斷取決自心不由他印也

拈古

凡佛經首有此字。然此字之義。一切人天魔外皆不能知。唯洞悟自心於一切佛經通達無礙者。乃知此義也。由此觀之。則此字是一切諸佛綱宗也。苟非佛之真子。決不識此字義。如汾陽黃犢。偈雲。岩寶鏡。三昧臨濟。三玄三要。與夫四賓主句。皆此字之訓詁也。邇來大人。不出典刑。誰舉此。所以佛祖之綱宗本具在而不知耳。其不知者。果不能知耶。特其不畏生死之苦耳。如其果知生死可畏。唯佛祖典刑是究。則知見漸開。信力漸充。疑情漸破。而佛祖之綱宗舉着。

便知矣既知之則於一切古德防閑魔外之具卽能
舉而行之矣豈唯知之而已哉

夫衆生所以不得道者別無他障不過未悟現前日
用能分別好惡之心是前塵影子認爲本來人此認
一錯則千錯萬錯淪墜長劫皆自此起也故長沙岑
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
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快性丈夫窮此識神爲緣
境而有耶爲不緣境而有耶緣境而有則此識神本
自無體不緣境而有則此識神境未觸時本無窠臼
而楞嚴會上佛曰一切衆生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

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楞嚴常住真心卽
此本無窠臼者是楞嚴用字卽此認字是然楞嚴卽
龍樹四性開而爲七處徵窮阿難而阿難雖經七處
窮討其攀緣之心必無所在而阿難猶認能推窮者
爲心故如來咄曰此非汝心前塵相想佛可謂老婆
心徹底矣然阿難執恡相想尚不肯舍至於如來飛
光左右輪掌開合種種方便開曉阿難以爲手有開
合見無開合頭有動靜見無動靜此非卽客而辨主
乎客譬開合動靜見譬亭主燦如黑白而阿難猶未
敢認亭主爲主人確計過客是主翁是以如來假匿

王觀河之見本無童髦旁啓阿難旣而阿難至於認見爲物如來以爲阿難見精旣同於物則如來見精亦物矣如來見精旣同於物則阿難可見如來之見矣故曰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此如來以離物獨立之見示阿難悟入而阿難似未承當故如來又曰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蓋不見之相無待而獨立者也縱如來五眼自不能窺覲况阿難乎故曰吾見旣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此離物之見非汝而誰又見若同物汝旣見物物亦應見汝果如是則物我雜亂并諸世間不成安

立此如來宛轉預塞阿難轉計之路使其情枯智訖攀緣心歇則卽物無累之見迥然現前矣豈阿難果有如許轉計者哉偈曰攀緣心歇見精現前一肩擔荷豈有中邊用處本空何須離根根雖不離用合本源寄根明發如來自說寄非常住卽根解脫根脫塵離圓明了知舉心動念照鏡頭迷

娑婆此言堪忍蓋此界衆生於八萬四千煩惱一一堪忍於心吝而不肯洗除故也若大心凡夫頓了八萬四千煩惱皆無自性則八萬四千煩惱不名煩惱而名八萬四千三昧矣於諸三昧亦能堪忍於心則

名菩薩不名衆生如但堪忍煩惱不能堪忍三昧則名衆生不名菩薩也卽此觀之菩薩衆生初無常位苟達煩惱無性則衆生不異菩薩於無性中橫起無明則菩薩不異衆生古德有言菩薩衆生本唯一心迷則法法皆迷心了則法法皆了了則物我無差迷則是非橫起且道如何是了的樣子於逆境中能作歡喜想於順境中能作煩惱想此想成熟則逆順死生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矣

夫瑜伽之秘密與西天初祖教外別傳之秘密大有不同而瑜伽之秘密惟佛與佛乃能知之若教外別傳之秘密無論凡小或因拈花而領悟或因棒喝而明心而悟入境界斷非未悟之人所能測知故名秘密予以是知瑜伽之秘密在佛則顯在凡則密惟教外別傳之秘密在凡則顯在佛則密何以故蓋教外別傳之宗不惟不拘凡小卽販夫竈婦一悟其宗便解橫拈豎弄大震鼻祖之風若江陵賣米餅漢及凌行婆等所謂教外別傳之秘密在此等人分上謂之直顯則可謂之秘密則不免惹他鼻笑有分在故曰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則恐未夢見在予故曰瑜伽秘密在佛則顯禪宗秘密在佛則密此兩種秘密

苟非宗教精深者決不可鹵莽舉似有招罪咎

肇論總有四篇本無則直示無生之體不遷卽示物外無真般若無知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所以知無知也不真空則無物不真無物不真物果真有哉涅槃無名所以卽名本無名也然四論分門交相發光照我日用逆順之衝愛憎之口可意則心竅發悅不可意則毛孔生烟故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然此障謂從境生耶謂從心生耶若從境生境本無知安能生障若從心生境若不觸心非有障推之於境境生無理推之於心心生無理心境旣皆無理凡謂

從境生障從心生障從非心非境生障此皆情之橫計非達理之見也故讀此論者由讀而誦由誦而持持則精精則入神入神則根境若片雪之投紅爐我欲不化安可得哉果能至此方不負立言之心授言之慈也然後本無卽不遷不遷卽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卽不真空不真空卽般若無知卽物不遷物不遷卽本無頭而尾之尾而頭之縱亦可橫亦可交錯亦可分條亦可不可不可無不可夜光在盤宛轉橫斜衝突之際豈可以方隅測哉但不出盤我則不疑

紫柏老人集 卷之八
也洞微如知此則異日作吾道金湯舍子而誰歟洞
微勉之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此四句乃是大師悟心之後消融習氣實效也前兩
句謂調心之功貴在血脉不斷後兩句圓續本脉有
恰恰用心無恰恰無心用則不免粘帶故也蓋妙性
獨立坐斷兩頭血脉綿然廓爾虛融習氣任運而消
真體無心而契任運而消習忘而本無功無心而契
體證而本無得無功則無修無得則無寄無修無寄
口挂東壁且道說甚麼法細聽年年三月裏鷓鴣啼

處百花香此皆大師親曾踐履過來的光景故其吐
辭渾璞不露圭角模寫自受用境界何其切哉且道
如何是血脉瞥起便是傷他無念佛卽受殺傷殺之
際血脉斷矣此箇竅子須是見地潔淨保任不虛觸
着自知痛癢

讀永嘉集示衆

信心銘曰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
此四句只是一句一句了徹大事了畢若人果能了
知能外境而不有我日用熾然分別之心卽大智也
果能了知境外能而本無則目前千差萬別之境一
真獨露也夫兩段無常雖真不有一真隱顯兩段舒

卷諦了無疑何貴何賤用處昭然生殺萬變殺則黃金失色生則瓦礫生光明暗相叅權屬主張卽言而了假名曰教卽了通言假名爲宗宗教如花春在何處待汝思量殘紅滿地

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軼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予讀東坡書破地獄偈語恨其舌相不甚廣長吐偈意未盡嗚呼此偈豈特破地獄哉自地

獄至餓鬼餓鬼至畜生畜生至人人至修羅修羅至天天至聲聞聲聞至緣覺緣覺至菩薩菩薩至佛是凡是聖一破無遺矣或謂地獄餓鬼畜生破則不疑至破人天及界外四聖恐不當理對曰四聖六凡雖染淨不同然皆念後事耳如曹溪問惠明不思善不思惡是阿那箇面目明言下大悟遂嗣曹溪能於曹溪句中有箇入頭方知破地獄偈是斬佛劍且道劍柄只今在誰手裏一念不生沈死水六根纔動犯波濤聖凡路斷翻身處生殺那知在斗梢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此四句偈事理不成就卽是文殊根本智普賢差別智一部華嚴經盡具其中誦之者多能生慧何以故大智根本智也大智發於心理成就矣然智旣發於心則心已化而爲智更從何處覓心若心有可覓則是心能見心無有是理故曰於心何處尋也無處尋卽所謂無依也大智無依則橫無外橫無外則橫無待矣無待之智非理不成就乎理不成就則不礙事而事成就故曰成就一切義雖能成就一切義而無古無今則事又不成就矣無古今無所住也無住故豎無外豎無外則豎無待矣此偈是南安巖巖尊者

爲侍者而作侍者前生爲牛以馱磚造寺功德獲報爲僧苦無聞性誦此偈久聞性豁然而開一切經書遂能記憶故名此偈爲智慧偈以誦之者多能發慧故也

魏府元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吃茶吃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芙蓉毓老行食龐居士擬接芙蓉却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還甘否老龐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芙蓉曰非關他事老龐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芙蓉乃下食老龐曰不消一句達觀只今問諸

善知識且道芙蓉老龐雙鏡交光之際機鋒捷出又如夜光之珠橫斜衝突於金盤之中卒難捉摸謂其東突忽復北突謂其中轉忽向西行是舉心動念耶不舉心動念耶若謂舉心動念魏老又道不是佛法若謂不舉心動念芙蓉老龐又非土木偶人有人直下揀別得出達觀當身爲床座供養伊若揀別不出饒你芙蓉老龐復生雪屈也須捺下雲頭聽達觀處分始得古人一機一境有縱有奪有生有殺故曰我與汝同條生不與汝同條死且道同死同生作麼生會咄雙鏡交光休擬議法輪大轉食輪中

東坡贊法偈以意爲根四句云法塵是五塵落謝影子意根所取非有實境何以故蓋明了意識有初中後三分初分近前五識猶屬現量中分是六識正位屬比量後分近七識屬非量唯五識所取爲現量爲真境若六識既非現量不過五塵之影耳故曰法塵以佛爲體佛是覺義現量所得在境爲真境故曰法身永明云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此卽法身也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外狀卽浮塵所謂法塵也昔龐居士見馬祖頓融前境前境旣融非法身而何故偈云風止浪靜也然法身離法塵無別有

故又曰水無別水也放爲江河用則兼善也是大乘
菩薩之作用非止自利兼亦利他且流通不滯也滙
爲沼沚不用則獨善也是聲聞小乘之法止於自利
而已豈有及物之功用乎風止浪靜浪卽前七箇識
也八識規矩云淵深七浪境爲風是也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稀蘿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
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此頌凡留心玄學者或喜
其明白現成本無奇險或鄙其粘皮帶骨流墮識情
殊不知劍無利鈍藥無貴賤聶政專諸用之立斷君
相之命扁鵲華陀用之談笑中可以起死回生苟非

其人雖莫耶善劍不若鋤耬之利腐草之効也於是
感而重頌之頌曰牛頭南馬頭北覲面相逢還不識
鄰寺金剛哭甚哀東村大姐叫冤屈若道予此頌與
天童本無差別然領會天童頌予則不難領會予頌
吾知趙州復起妙喜再生恐亦摸不着在况其下者
乎若道予之頌予與天童大別然天童亦頌此則因
緣予亦頌此則因緣豈一則因緣而有兩意耶諸兄
弟這兩箇頌予若揀點不知好惡且謾道會禪也
自佛教東來方外高賓方內勝士簧鼓其道者代不
乏人惟東晉潯陽廬山東林遠祖憂深而慮遠所見

卓然以爲僧而不知其宗俗而不知其化則宗化混
淆俱無所主乃撰在家出家宗化之所以然垂諸萬
世使奉法之徒各知方向若揭日月於中天震雷霆
於大夢有目者孰不覩焉有耳者孰不聞焉然而近
世在家出家者有至死而不聞其篇目况其義乎嗚
呼去佛旣久魔強法弱邪說橫行正言蕪沒予每思
至此不知淚之所從也姑命奇郎先錄在家出家論
傳示有志於吾道者究心焉

老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夫芻狗之爲物也其未陳也錦繡以飾之音

樂以獻之及其已陳也或棄之道塗或充之釜竈而
已矣金剛般若經曰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則非菩薩又曰若見衆生有可度者卽是我相人相
衆生相壽者相以此觀之則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聖
人以百姓爲芻狗非不仁也不仁也者特無我之異
稱耳聖人豈不知芻狗束薪爲之哉復以錦繡文之
者以驗其無用而用也夫無用而用物無而用不無
物無而用不無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未始有物也
知其未始有物而天地之用不無萬物之用競足此
非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度生之用

常然者安知不仁之仁仁大而無外者乎

○
皖山永嘉並得教外別傳之妙貴在坐斷語言文字
直悟自心而信心銘證道歌則千紅萬紫如方春之
花果語言文字耶非語言文字耶有旁不禁者試道
看雖然花果礙春乎花如礙春春則不花可也知礙
而春必花之則春之癡矣春而不癡花果礙春哉如
此則語言文字與教外別傳相去幾許

無從而來蓬蓬如雷藉虛能遊觸物生號鼓萬物而
有聲無形去來了無其踪號之曰風然不免生滅故
非真風也夫真風者不藉空而能遊不觸物而能鳴

本無去來豈有生滅靈山拈之頭陀微笑迦葉呼之
阿難應諾當面蹉過刹竿倒却以至鼻祖西來神光
立雪少室風生玉樓起粟欲求安心心不可得斷臂
胡爲鮮血狼籍流入曹溪曹溪爲碧天童頌而無聲
三祖言而無語信心銘作虛空蟲蛙自是真風大扇
智火熾然無論有心無心是凡是聖觸之則燒却面
門背之則涼殺法身使能言者卷舌有智者成愚儒
失所以爲儒老失所以爲老何其禍及自家念一聲
佛者直須漱口三日此皆真風鼓舞所致也天童頌
曰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

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此頌翻騰家聲有損有益有
雌有雄化真風而成古錦驟糞拈來換人眼珠好心
不得好報雪裡送炭反道增寒達觀道人忍酸不禁
口占一偈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
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又有旁不禁者進曰
此是天童頌老和尚何故白日青天之下驅耕夫之
牛奪饑人之食和尚曰我也不管他天童不天童且
道老漢鼻孔在甚麼處道不出且禮拜吃茶去再來
真風中雌黃別白未晚

知三合而有鳴五合而有聞則根塵之垢不待盪洗
而後除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古之至人有以
眼觀音聲耳視色相卽遠示近卽塞示通山壁可以
直度虛空可以遊行無他道也其始不過知有待迷
無待而成耳有待卽無待也旣知之矣復能行之故
有待漸生無待漸熟熟則化化則同所以能於遠中
示近塞中示通也

拈東坡
鐘銘

迷性而爲情則油水莫辨卽情而悟性始知油水不
可以同住同住水見火則起油見火則湛然湛然者
可與火一一則無敵所以油不知火火不知油油火
不相知而始能相爲用水則與火不一矣所以見火

則起耳火喻誘情之境水喻染境之情油喻了境之
智然外境則情不生外情則智無地夫情與智初非
兩物以其被境所轉名之爲情了境非有名之爲智
是以智情同住如油共水情觸境則奔流莫返智了
境則能所無生故智恒與理一情恒與理乖如油恒
與火一水恒與火乖乖則成敵敵必有勝負如水不
勝火則終必負敗而起矣卽此而觀外境則無理外
情亦無智學者知此便會老龐日用事無別頭頭自
偶諧也老龐初發身於火宅沈家財於湘水妻子團
團共鍛無生根塵蕭然轉識成智生死大事一生了

辦推其所由亦不過了達前境無性根識蒂脫乘理
治情逆順無間動止一如知得徹行得到自然臨臘
月三十日一家大小並應念而化宜其然矣如東坡
作油水偈勝妙精絕非聞道而勇於行者不能也故
有志於了辦生死者長公之偈不可不留意焉

水領

拈東坡油

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卽打坐
卽槌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
知不知神鼎曰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
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

須更問知不知這兩頌有人愛洞山日用之間境緣
逆順鍛鍊自心鉗鎚猛密有人愛神鼎真到大休歇
處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無非解脫三昧達觀老漢現
前問汝大衆汝道洞山鼻孔神鼎脚根在甚麼處汝
敢胡亂揣摩殊不知神鼎不打洞山爐鞴中陶鑄來
安得便恁麼自在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箇消息
從汝朝卽打暮卽槌敢保貪瞋癡直待驢年也未調
伏在汝等若揀別得出許汝會如來禪若祖師禪猶
鄉關萬里若要會祖師禪須把洞山神鼎置向腦後
自家面前尋一條轉身路頭始得故曰只是舊時行

履處相逢舉着便滑訛奇男子家本來鼻孔撩天脚
跟點地爲甚麼如作賊人常自心虛偶被人按着便
愁賊物無地藏去若是良人家男女從他千搖萬撼
自然不生虛驚心安如海爲甚麼得如此穩當蓋渠
從來不竊他人物故比來去古轉遠大人不出法道
陵遲大可怖畏無論黑白或於經論上覓得些知見
葛藤內惹得些臊氣自謂我已見徹佛祖源底便乃
向無佛處稱尊有一等瞎公鷄隨聲晝夜忽然撞箇
本色人輕輕一撥便七荒八亂理會不下又不能直
下生大慚愧悲泣自訟反於本色人分上生大我慢

結死冤讐只今之世如此等流十人之中倒有五雙
老漢所謂作賊人心虛殊不知此等事如來謂之一
大事因緣祖師謂之向上事苟非夙具靈骨有良英
雄氣宇豈易荷擔近有一等杜撰禿奴拍盲居士以
昭昭靈靈日用現成者領會得卽謂之徹了何不自
家向冷靜處細細檢點一上我之貪瞋癡種子果拔
耶未耶果貪瞋癡卽戒定慧耶老漢雖不與他共住
然其果肯檢點決知他心上亦有不妥處在只是被
眼前虛名浮利籠罩了故甘昧心不肯向人露布醜
處我且問汝一千七百則葛藤雖是古人殘羹餽餅

如果能則則無疑還有則把未徹耶若有則把未徹
且向洞山神鼎頌子裏尋箇轉身去爲甚麼如此只
爲自家面前不解得箇轉身路頭少不得教汝依門
傍戶去雖然如是殘羹餽飯饑者亦可點心大衆珍
重

華嚴經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
直言諸法如幻學者皆知之惟言自性如幻雖久醉
於義海者未始弗疑也又不知痛癢而不疑者則疑
之者必非不疑者所能知焉而洞了自性已到不疑
之地者此真不疑者也真不疑者佛祖尚畏之况其

餘乎

圓成匪幻依他無地依他匪幻徧計無從徧計匪幻依他匪伏依他匪幻圓成曷契余以是知理不成就則隨緣之用不廢事不成就則衆生復性不難也

予讀端師子戒壇示沙彌偈不覺長嘆久之大都土無肥瘦水無清濁農人勤勞真實做去瘦地亦自有收漁人耐煩守去清水亦自得魚因想海東曉公來中國求法夜宿渴甚顧傍有一泓掬而飲之甘涼異常明日視之乃髑髏坑也正噦間忽自悟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遂還日本疏華嚴圓覺等經大行於世

又鳩摩羅什五六歲時隨母舉佛鉢竊念曰我身甚小佛鉢甚大不覺失聲下鉢母問其故對曰適我生心鉢有輕重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夫復何疑今之學者未見知識法師先自疑曰此善知識果能開悟我否此法師果能教我否此戒師果自己持戒清淨否嗚呼君子吹毛求善小人吹毛求疵而求善之心不若求疵之工此等器量做世間好人尚做不得况爲如來子乎端師子偈曰登壇受具戒第一莫疑師摘取菓子喫莫管樹橫枝拈讀端師子偈吾讀法華經知得六根清淨者則眼見三千大千之

色耳聞三千大千之聲鼻嗅三千大千之香舌嘗三千大千之味身覺三千大千之觸意洞三千大千之法若掌中見果也雖然吾知而未得用者六根未清淨耳如一清淨則現前矣何疑哉嗚呼此用人誰不有以見思覆之塵沙蔽之故不現前如見思斷而塵沙空心如軒轅之鏡十方通徹自證之矣豈待人言之乎

東坡觀世音贊曰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

不痛安用呼菩薩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卽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解曰夫一身之微八難頓集則難存而身心俱喪可知矣然身心俱喪而能呼觀音者身耶心耶是身是心則難存而身心已喪久矣非身非心則知痛而能呼觀世音者果有痛乎果無痛乎有痛則身與心未嘗喪也無痛則身與心未嘗不喪也難者當卽身心而推其痛復離身心而推其痛於卽離離卽之間往返觀察推究一旦察着痛處則果有痛果無痛自知不煩求觀音覓痛所在耳東坡此贊妙密超詣豈魯直少游

輩所能彷彿哉予觀天童頌洞山病中機緣頌雖妙然不若此贊四稜蹋地也頌曰放下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觸髅乾予曰觸髅不乾則鼻孔不正鼻孔不正則箭鋒相值之機自然鈍置不少矣又解云自難字至種種觀察皆比量也東坡此贊但於益生註中頭一難字若不忽略着力觀察則東坡贊自然有入直下觸髅乾卽智訖情枯之謂也活人觸髅與死人觸髅初無有異但活人觸髅情識未枯智趣未忘謂之臭觸髅死人觸髅以其情智俱枯古人謂之金剛觸髅卽法身之謂也蓋情智旣枯則我忘我忘則無物非道故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卽神者體字卽比量也神字卽現量也痛咀嚼之

韓大伯點雪竇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香巖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今有人以一念不生爲佛喜怒未發爲中此所謂枯椿舊處尋者也能舉一而反諸則明暗動靜通塞恬變合離生滅俱未形時若不

是佛是中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翻成外說矣故有隔壁聞鈸鈺聲者曾亦得入卽此言之則六塵皆韓

大伯之古路也卽六塵而不黏六塵者卽韓大伯之
兔也臨濟用其機而變其名則曰諸人赤肉團上各
各有一無位真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
自汝諸人不能薦得如上諸語皆古德禪老抖擻屎
腸爲黃口禪雛說老婆禪也如其本分爲人露一些
子不得何以故佛祖命根斷故况熱惱衆生耶故曰
法堂前草深一丈良不我欺拈韓大伯點
雪竇公案
永嘉證道歌有曰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
進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非永嘉之咎也人自
咎耳故看教與叅禪雖皆是勝事脫打頭不逢作家

教眼却被義理塞殺禪心却被野狐涎塗抹了殊不
知凡尚義理古人謂之所知愚凡染野狐涎古人謂
之識解依通蓋尚義理情終不枯情不枯一不涉文
字義理問答處便茫然不知雌黃如陳揅問雲門曰
教意則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意門曰教外別傳則
且置如何是教意揅曰黃卷赤軸門曰此是能詮之
文如何是教意揅曰口欲談而辭喪心將緣而慮忘
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將緣而慮忘爲對
妄想如何是教意揅茫然不知答門曰聞尚書善解
法華經是否揅曰不敢門曰經云治生產業皆順正

法且道今非非想天幾人退位捺愈茫然門訶斥而去以是捺重發心叅禪請以雲門作用觀之則永嘉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豈陳尚書獨不解此兩句耶如果解了如何見雲門如木偶人相似蓋此公義理窠曰不先踢翻却被跛足阿師踢翻了直得無坐地處此所謂貪觀江上月失却手中撓卽識解依通雖稍活潑初非義理窠曰可以霾沒得渠然謂之識解此是依通之信非道通之信也依通之信說時似悟觸境必迷譬如汞銀觸火不得一觸火便飛去矣道通之信則不然如迦那提婆以舌辯困

外道外道弟子恨婆困其師一日婆經行林間外弟子以利刃決提婆腹曰汝以舌困吾師我以刀困汝汝復能神乎提婆泰然受之而且種種安慰教誨之提婆腸胃委地弟子驚號而至提婆誨曰彼自壞善根耳與我何預但悲其忿毒所燒終必墮苦我心果不瞋其所害則其墮苦之苦終當代受之更以甘露洗其腸胃我心方安噫婆之照用豈尚義理之講師野狐涎之宗所能較其雌雄者哉又有所謂講道學者更不若講師與野狐禪矣故曰一盲引衆盲引得衆盲入火坑予故曰永嘉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

少雖然若是作家此兩句歌亦是殺人劍活人耳劍
夫華嚴之小根法華之退席一者以爲華嚴攝機未
盡則謂之未暢本懷一者以爲法華之退席卽華嚴
之小根也惡得獨以華嚴爲不圓而法華獨圓乎哉
於是兩家之徒宗清涼者遂以法華爲未圓宗天台
者又以華嚴爲未圓吾則詰之曰果以華嚴爲攝機
未盡爾時佛說大經除諸大菩薩之外猶有八部等
衆以宿世曾植圓因故亦得聞毘盧之音敢問復除
異類聞經之外更有餘衆生不聞華嚴乎如有之何
獨小根不聞經遂謂之攝機不盡耶又以法華之退

席爲不圓者敢問除退席之下尚有餘衆生不聞法
華耶如有之則華嚴之小根未必非圓也聞者無以
應吾復諭之曰若知之乎華嚴無小根則圓能縛矣
法華無退席則妙能滯矣惟圓而帶小妙而帶愚始
見華嚴之圓非圓也法華之妙非妙也故曰證圓覺
而住持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及圓覺者如
來也知此則知天台清涼矣聞者罔措而退

華嚴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化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真
如之性本自圓成不覺而動隨緣流轉故理不成就
依他徧計卽無自性故事不成就事理俱不成就所

以理障事障皆不煩化而並消事理障消聖凡莫測
故本色人拈頭作尾以尾作頭而頭尾端整生殺自
在也

我讀法華經囑累品不覺涕泗橫流也何故法華之
妙至妙也衆生之麤至麤也以至妙之法欲至麤之
衆生各各領解在大菩薩猶難焉故如來囑其弘法
曰累之者誠然也

法華云開佛知見其旨本自明白初無玄妙若以玄
妙求之則佛知見便不明白了蓋佛意卽衆生日用
不知之知開佛知見知見旣開則眼見色耳聞聲鼻
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攀援無往而非佛知見也予
以是知衆生於佛知見中開衆生知見諸佛於衆生
知見中開佛知見耳以此觀之諸佛衆生元無定體
顧其所開知見何如耳

無盡意疑音聲可以耳聞而此菩薩於一切音聲以
何因緣獨用眼觀耶佛答無盡意但言一切衆生受
諸苦惱時一心稱呼觀世音觀世音卽時觀一切稱
呼之音聲而衆生皆得解脫無盡意卽曉然領解不
疑衆生以耳聞音聲則物我亢然故八難交臨衆苦
齊劫劫我者謂之能我受其劫謂之所所以根境搖

蕩業火焚燒究其所自以耳爲聞聲之地音聲爲耳識之牽引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苟能以眼觀聲則根無所待而境無能待作是觀時不惟衆生菩薩窠臼盡翻實乃凡聖路窮苦樂根拔然此等作用非知解邊事所以遇緣觸境無分逆順皆我入路之楷梯也

阿難以無著名心有四重過當因成假時已說不得無着刹那而相續刹那而相待至於相待假時已離不着三重矣於熾然有待之后而曰無着豈非四重過乎

夫待三合而執有鳴五合而執有聞此衆人也廢三而執無鳴廢五而執無聞亦衆人也惟三五合而不執有三五廢而不執無者此非衆人之所知也予讀東坡法雲寺鐘銘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蓋一切文字語言皆自心之變也知其自心之變則合三而有鳴合五而有聞廢三而無鳴廢五而無聞譬如畫水成文成文水也不成文亦水也合心也廢亦心也旣皆是心豈有心取心乎心舍心乎知其如此可以爲詩可以爲歌可以爲賦可以爲悲鳴可以歡呼文字如花自心如春春若礙花不名爲春花若礙春不名爲

花惟相資而無礙故卽花是春也花可以卽春塵亦
可以卽根矣豈根獨不可以卽塵耶根旣可相卽又
獨不可以互用之耶銘曰耳視目可聽鳴寂寂時鳴
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着人引非引人
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
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又此數句共六十字字若
譬花句卽春也句若譬花義卽春也義若譬花理卽
春也理若譬花心卽春也然坡公此作文嚴義精苟
非識妙者直以爲紙花耳何春之有蓋坡翁以爲吾
所以得悟六根互用之義六塵皆道之妙苟微三合
之鳴五合之聞推至於三五合而無鳴無聞者終不
可得也故鐘以師名酬其德也有師而無座有座而
不高廣何以大稱大則無外無外則臥士不可得矣
此舉鐘而略撞非略之也實攝之也故撞有士之名
而無士之實也如奪情不盡則至理終不精徹以人
奪師士矣師士奪而人不奪猶未臻妙又繼而奪其
人矣三者互奪則用存而功忘矣夫用存則情見自
枯功忘則義路自斷義路斷而情見枯得全我性命
之微豈昧三五而執鳴執聞者之所能也予初日讀
東坡鐘銘而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者非綺語也非

妄語也有能讀予文而知東坡作銘之意則予又大
圓師之仲弟也

拈東坡
鐘銘



